

從緊急支援到永續典藏——EPAD 如何保存日本表演藝術的記憶

觀察員：陳汗青

截稿日期：2026/6/30

訪問日期：2026 年 6 月 19 日

訪問對象：EPAD 事務局

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後，日本表演藝術界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。隨著劇場關閉、演出取消，大量的藝術工作者失去工作機會。因此在日本文化廳的支持下，產生了 EPAD (Emergency Performing Arts Archives and Digital Theatre Support Project) 計畫，希望透過數位典藏與線上運用，來支持受到疫情衝擊的表演藝術生態。

經過六年時間，[EPAD](#) 已從疫情期間的緊急支援專案，逐漸轉型為日本表演藝術數位典藏的重要組織。截至 2026 年 3 月，EPAD 已累計收集約 4,700 件作品，成為日本規模最大的表演藝術數位典藏平台之一。透過多國語言字幕製作、公開放映播送、教育平台「みるステ」等多元管道，持續探索數位典藏的長期活用與國際連結的可能性。

從疫情支援計畫，到表演藝術的基礎設施

EPAD 最初由文化廳「令和第二年度戰略性藝術文化創造推進事業」(令和 2 年度戰略的藝術文化創造推進事業) 資助，由寺田倉庫與緊急事態表演藝術網絡 (緊急事態舞台芸術ネットワーク) 共同營運，以疫情期間對藝術工作者的經濟支援為核心使命。

在第一期的工作規劃 (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3 月) 中，僅僅花了 7 個月，便從戲劇、舞蹈、傳統藝能等三個領域收集了 1,283 件作品，涵蓋 1960 年到 2020 年的作品影像。整體經費預算的 72% 直接用於支持表演藝術現場，而這份成果也獲得「數位典藏推進聯盟獎勵賞」(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推進コンソーシアム奨励賞)，同時被外界稱為「疫情時代表演藝術界唯一光明的象徵」。

「疫情期間，EPAD 最大的任務就是把政府提供的補助款，盡可能送到真正需要幫助的團體和藝術工作者手上。」然而隨著疫情結束，EPAD 開始思考更長遠的問題。表演藝術本質上是一種現場的藝術形式，在演出結束後作品往往就消失了；即使留下錄影，也常因保存環境、格式老化或著作權等問題而無法被有效利用。

因此，EPAD 更進一步將重心從單純的經費支援，轉向建立一套能夠長期保存、管理與活用表演藝術資料的機制，並將其定位為一種「基礎設施 (Infrastructure)」：

「教育單位想使用表演藝術教材、身心障礙者希望透過字幕接觸作品、海外觀眾希望認識日本表演藝術，或創作者希望讓作品被更多人看見時，都需要一個可靠的平台來保存與管理這些素材。EPAD 最大的價值不在於單純保存影像，而是去建立一個讓創作者知道作品可以去哪裡保存、如何被使用，以及未來如何持續產生價值的系統。」

為什麼表演藝術影像正在消失？

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(UNESCO) 曾提出「磁帶危機 (Magnetic Tape Alert)」警告——VHS 錄影帶等磁性媒體已逐漸面臨劣化與無法讀取的風險，2025 年更是業界估算的磁帶保存危機臨界點。EPAD 典藏中包含許多極具歷史價值的影像，例如夢の遊眠社《小指の思い出》、阿佐ヶ谷スパイダース初期作品、白石加代子的經典獨腳戲《百物語》，以及部分已故藝術家的珍貴演出紀錄。

「錄影與錄音並不是永久存在的。它們可能遺失、損壞或無法讀取，甚至因為設備淘汰而消失。在數據被埋沒之前、在人的記憶消逝之前，我們必須連結到下一個世代。」

為了降低風險，EPAD 的資料不只保存在寺田倉庫，數位及部分的實體資料也由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等機構分散保存。寺田倉庫長期投入影像保存業務，也曾與 NHK 等重要媒體合作，擁有豐富的專業經驗。透過不同據點的分散保存，EPAD 希望避免單一災害或技術問題造成資料永久消失。

而為了留存高品質的影像記錄，EPAD 自 2021 年起引入 8K 攝影機與立體音響 (Dolby Atmos) 技術，依作品用途分別採用不同的收錄方式：以商業發布為目標的作品採 4K 多機剪接加立體音響；以典藏為主目的的作品則採 8K 定點攝影加立體音響，力求 100 年後仍能呈現高品質影像。

不只保存演出，更保存創作過程

對於沉浸式劇場、因地創作或觀眾參與型作品而言，單純的錄影往往無法完整傳達作品經驗。EPAD 除了收集演出影像，也會盡可能保存劇本、創作筆記、現場資料、節目冊，甚至與作品相關的紀錄片。「有些作品光看錄影其實無法理解。我們希望連同創作的背景與過程一起保存下來。」因此 EPAD 的典藏對象不只是演出本身，也包括創作過程與相關文獻資料。同時，EPAD 也積極支援 VHS 等老舊磁帶媒體的數位化，讓瀕臨消失的歷史影像得以延續。

從 Emergency 到 Eternal

EPAD 最初的全名雖然帶有明顯的疫情應變色彩，但在整個計畫起跑以前 EPAD 即認知到，數位典藏如果無法持續存在，就會失去意義。「數位典藏最重要的不是建立，而是持續存在。」因此，EPAD 在 2023 年正式成立一般社團法人，從 Emergency 轉向 Eternal，更名為 Eternal Performing Arts Archives and Digital Theatre (表演藝術數位典藏支援事業)，除了自身資料庫之外，也與下列不同資料庫平台建立連結：

- 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「[Japan Digital Theatre Archives \(JDTA \)](#)」：日英雙語搜尋介面，讓國際研究者方便查閱。
- 日本劇作家協會「[劇本數位典藏](#)」(戯曲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)：收錄 1,000 件以上劇本，可免費閱覽全文。
- 日本舞台設計師協會(日本舞台美術家協会)「[JATDT 舞台設計作品資料庫](#)」(舞台美術作品データベース)：涵蓋照片、設計圖、草稿等舞台設計資料。

「即使未來規模縮小，這些資料庫也絕對不能消失。」目前 EPAD 維持約 30 人的事務局規模，但由於國家文化政策與補助款的變化，未來將朝向更精簡、更可持續的組織架構發展，來維持 EPAD 的永續營運。

疫情中意外產生的「藝術家認同」

疫情期間的數位檔案收集工作，意外帶來了一種難以量化的收穫。許多藝術工作者為了處理授權問題，必須重新整理過去作品的資料，聯絡曾經合作的演員、技術人員與創作者。這個過程讓許多人重新回憶起自己創作作品時的情景。

當他們得知作品將被永久保存於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時，也重新確認了自己的身分認同。「很多人在疫情期間失去了工作機會，但在整理作品時，才重新想起了自己曾經創作過什麼，也重新確認自己是一名演員、一名劇場工作者。」對 EPAD 事務局而言，典藏不只是保存作品，也是在保存藝術工作者的記憶與身分認同。

從大量收集到思考如何活用

疫情期間獲得大規模補助時，EPAD 最重要的目標是收集盡可能多的作品。然而到了近年，重心逐漸發生變化。2025 年度，EPAD 透過公開徵件從 846 件申請作品中選出 456 件，並攜手日本劇作家協會、舞蹈典藏構想 (ダンスアーカイブ構想)、2.5 次元音樂劇協會 (2.5 次元ミュージカル協会)、日本默劇協會 (日本パントマイム協会) 等指標團體，以擴大作品的收集範圍，至 2026 年 3 月底已預估累計收藏量達約 4,700 件。同時

透過專業人士評審團、邀請 20 名以上的專業人士進行訪談分析，挑選應該優先收集的作品。

如果無法說明這些資料未來如何被觀看、研究、教育使用，或如何被國際社會看見，典藏本身很難持續性地獲得支持。因此，EPAD 也開始將重心轉向「活用」，並建立了下列三大核心方向：

- 教育利用 (みるステ教育平台)
- 多語言字幕 (與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合作，拓展海外觀眾)
- 上映事業 (Re ライブシアター全國巡迴放映)

EPAD 事務局相信，未來真正重要的是建立「收集 - 保存 - 活用」的循環。只有當典藏不斷被使用，典藏本身才有持續存在的價值。

遠比想像中更複雜的著作權問題

截至 2025 年度，EPAD 已協助 800 件以上的作品完成線上播放的權利處理，並已可公開播映。然而，真正能完整授權公開播放的作品數量，仍遠少於收集的總數。

這並不代表 EPAD 想公開所有作品卻失敗——事實上，許多作品從一開始就是以典藏為目的，而非公開播放。最大的挑戰在於，許多日本的演出團隊在演出時並未意識到，未來若要進行公開播映，還需要取得更多授權，包括音樂使用權，有些作品更涉及引用文本授權、影像素材授權、視覺設計授權……等。

有時甚至會出現連創作者自己都沒意識到的著作權利人。因此 EPAD 與日本唱片協會 (日本レコード協会)、MPA (日本音樂出版社協會)、NexTone 等機構合作，透過大量講座、諮詢與實務操作，讓整個表演藝術產業逐步建立著作權與契約意識。「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讓大家理解，合約其實非常重要。」

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的重要角色

談到與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的合作，EPAD 事務局表示在成立初期，幾乎沒有人認識這個組織。但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不同，長年被視為日本表演藝術研究與典藏的重要機構，當創作者得知作品最終將被保存於此，往往能產生強烈的信任感。

另一方面，數位典藏最忌諱的就是所有資料集中在單一機構。因此 EPAD 與演劇博物館的合作，也具有分散風險與保存知識的雙重意義。雙方合作建立的 JD TA，已收錄超過 3,800 件作品，提供日英雙語搜尋，讓國際研究者也能線上查閱。館內的 AV 視聽室亦提供大量影像的現場觀賞服務。

Re LIVE THEATER：讓舞台影像重新回到劇場

此外，近年 EPAD 目前最受關注的實驗專案，是「[表演藝術播映 Re LIVE THEATER](#)」（舞台映像上映 Re ライブシアター）。這一形式將定點收錄的高畫質舞台影像，投影在劇場舞台寬度的大型螢幕上，形成「舞台演出映像 × 劇場空間」的全新觀賞體驗。透過不剪輯的定點影像，讓觀眾彷彿置身在舞台前，重現現場演出的臨場感與震撼。

許多地方縣市劇場因預算不足，無法邀請大型演出團隊，導致檔期間置。ReLive Theater 希望可以填補這些空檔，讓觀眾得以欣賞現場難以觀看的優良作品。地方劇場透過售票放映獲得收入，作品原創團隊也能取得授權收益，形成雙贏的可持續模式。

2025 年度（令和 7 年度），Re LIVE THEATER 在全國 10 個公立文化設施試辦，吸引 1,983 名觀眾。問卷調查顯示，觀眾滿意度高達 78%（「非常滿意」37%、「滿意」41%），不少觀眾反映影像播放仍保有接近現場觀演的臨場感，甚至表示「看完後更想去觀賞真正的演出」。2026 年度（令和 8 年度）計畫進一步擴大實施場館數量，EPAD 長期目標是將規模擴展至 100 個劇場，建立可持續的收益模式與全國觀演網絡。

教育與地方文化平權

除了播映之外，教育也是 EPAD 的重要方向。透過「[Miru Stage](#)」（みるステ）教育平台，學校得以在線上接觸 EPAD 收藏的表演藝術作品影像。EPAD 認為，年輕世代在日常生活中接觸現場演出，有三個主要的障礙：

- 地理障礙：觀賞機會集中於大都市圈，地方學生可以觸及的機會少。
- 經濟障礙：門票價格持續高漲。
- 時間障礙：演出期間有限，無法回頭觀看過去的經典作品或錯過的熱門作品。

Miru Stage 希望透過影像打破這些障礙，讓更多學生可以接觸表演藝術，進而引導他們走進真正的劇場。截至 2026 年 6 月，Miru Stage 已在日本全國約 41 所教育機構進行試辦，用途涵蓋課程教學、研究討論、學校圖書館視聽等多元場景。

參與學校的教師回饋指出，表演藝術影像在課堂中不僅是實際內容的補充，更能引導學生理解和分析作品、降低觀劇門檻的有效媒介；透過影像播映才能有的暫停、快轉、倒帶功能，讓研究分析更為便利。目前 **Miru Stage** 正從補助試辦階段逐步轉型為有償服務，以建立自給自足的永續運作模式。

什麼樣的作品值得被保存？

對 **EPAD** 而言，「值得保存」與「適合公開播放」是兩件不同的事。公開播放需考量攝影機數量、音質、畫質與觀賞體驗，但典藏則不同——即使畫面模糊、只剩片段，仍可能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。

EPAD 目前保存的最早作品可追溯至 1950 年代，有些舞蹈作品甚至只剩下短短 10 分鐘影像，但對研究者而言仍具有極高價值。「我們不會去判斷作品的高低優劣。」**EPAD** 的原則並非選擇「最好的作品」，而是盡可能避免在日本表演藝術的歷史出現空白或缺漏。重要的是，透過 **EPAD** 所蒐集的這些拼圖，可以讓劇場愛好者、研究者，甚至下個世代的創作者，都能在典藏中找到自己所需的線索。

日本表演藝術典藏最珍貴的地方：多樣性

EPAD 事務局認為，日本表演藝術典藏資料庫能夠展現給世界的最大特色，並不在於精緻或整齊，而是其「極端的多樣性」。**EPAD** 收錄的作品橫跨商業大型製作、小劇場作品、地方與沖繩的創作、實驗性作品，甚至畫質不佳卻極具原創性的影像。正因為不以優劣取捨，**EPAD** 所呈現的日本舞台藝術並非單一面貌，而是一個混雜、多元且充滿生命力的創作平台。

透過多語言字幕事業，**EPAD** 已由專業翻譯團隊完成 81 件作品的多語言字幕（包含英語、繁體中文、簡體中文、法語、西班牙語、泰語、韓語...等）外，也嘗試以 AI 工具進行 16 件作品的翻譯，並與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所營運的 YouTube 頻道「**STAGE BEYOND BORDERS**」合作，自 2021 年起至 2025 年 3 月已在 139 個國家累計超過 3,500 萬次觀看。此外，**EPAD** 也與「[THEATRE for ALL](#)」合作，為 5 件作品提供字幕、口述影像、手語等無障礙資訊保障，讓更多不同需求的觀眾得以接觸作品。

給台灣的經驗分享：凝聚共識比技術更重要

若要建立類似平台，**EPAD** 事務局認為最重要的不是技術，也不是資金，而是「凝聚共識」(**Consensus Building**)。 **EPAD** 在成立之初便集結了數位典藏專家、法律專業人士、劇作家協會、舞台設計協會、表演團體、音樂權利組織、文化廳等不同利害關係人共同

參與。6 年來，EPAD 持續在不同權利人之間進行協調與溝通，尋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點。

「我們不是只在做典藏，而是在思考如何讓創作者的權利被保護，同時讓作品被更多人看見。」典藏的核心從來不只是技術，而是人與人之間如何建立信任，這或許才是 EPAD 最重要的經驗。

下一個十年的 EPAD

對 EPAD 而言，未來的目標不是成為更大的資料庫，而是建立一個能夠自我循環的生態系統。透過典藏、教育、播映、多語言字幕與國際連結，讓沉睡的作品重新被觀看、研究、討論。當作品持續被使用，創作者獲得收益，劇場獲得內容，觀眾獲得新的觀演機會，典藏本身也才能真正持續下去。「創作・保存・活用」(つくる・のこす・利活用する)，EPAD 希望透過這三個環節的循環，讓舞台藝術的記憶不只是被保存，而能夠持續活(用)下去。